

商业文化语境的“恋人絮语”

——《非诚勿扰Ⅱ》观后

刘 云

摘 要：在商业化语境中，《非诚勿扰Ⅱ》以串接的叙事方式，演绎爱与死的“恋人絮语”，渗透了自恋与忏悔的后现代文化取向。

关键词：商业文化；语境；恋人絮语

作者简介：刘云，女，副教授。（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7）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2-0090-04

2010年冯小刚执导的《非诚勿扰Ⅱ》在贺岁档上演，可谓意味深长。它与冯小刚另一部作品《唐山大地震》的票房之和突破了十亿，冯小刚因此成为中国电影个人作品年度票房破十亿的第一人。与此同时，《非诚勿扰Ⅱ》还是冯小刚个人作品的第一部续集之作，从而标志着冯小刚商业电影的制作模式开始走上好莱坞的续集模式。

不过，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则是冯小刚以一种串接的叙事方式在演绎“爱与死”的母题时所表达出来的自恋与忏悔的后现代命题，从而使影片成为商业文化语境中“恋人絮语”式的解构主义文本。

一、串接的叙事

《恋人絮语》是法国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著作，作者以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解构大众习惯所认可的“love story”，因为这样的故事在巴特看来不过是屈从于社会舆论而编造出来的，“是恋人为达到与社会的调和而付出的贡品”。

与罗兰·巴特的观点遥相呼应，在《非诚勿扰Ⅱ》首映发布会上，冯小刚曾直言《非诚勿扰Ⅱ》的主题虽然围绕的“爱与死”的母题，但是他所关注的却是在这一母题下的解构主义精神，具体在影片中表现为三大场景：离婚典礼、试婚、人生告别会。

《非诚勿扰Ⅱ》看来是想说一个“人生”的问题，剧中导演试图将一切集拢在人生这个大主题下，说一个“整体”的故事。影片设计两对重要人物：秦奋和梁笑笑、李香山和芒果；涉及了两个典型场景：慕田峪长城、海南。这些空间被关联在一起，这些空间中的人物面对各自问题的时候，也彼此互为因果起来。无论是在慕田峪长城上，还是海南岛的非现实感的度假别墅中，无论是充斥着物欲的慈善秀场，还是李香山最后归去的大海，本片导演都将其作为“一个”故事进行了处理，或者巧妙地将不同的问题强行作为“一个”故事处理了。本来作品作为单纯的故事，延续《非诚勿扰Ⅰ》类的冯氏风格，从爱开始到爱结束。尽管苍白，但依然可以写出当代人爱的困境。但是在《非诚勿扰Ⅱ》中影片却毫不犹豫将另一对人物推至台前，将绝对强势的主题“死亡”强调到非正常程度。生命的薄脆感抹杀了爱情的全部光彩。“生命的困境”停止了爱情故事的叙述。试想还有哪种叙事比宿命感的叙事更悲天悯人，更像是充满哲学意味的深刻。于是故事成了浮云，电影作品中常应有的叙述逻辑随着冯小刚颇为得意的“深水炸弹”的进入烟消云散。成为一部在叙事程序上有着不羁色彩片子。

从一般意义上看电影假如属于叙事作品，创作时就应该服从一定的叙事逻辑制约。布雷蒙就曾指出：叙事序列是叙事的基本单位，并用它来说明功能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1]

但当我们简单恢复一下这部作品构成“一个故事”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背后的不同“困境”时却发现，《非诚勿扰Ⅱ》叙事逻辑的关键，乃是对经典电影叙事法则的反叛。正如评论所说，这部片子“诡异的前后断裂了”。人物可以随时“跳出”剧情，或者甚至剧情本身也可以“跳出”电影。这种“跳出”有时是通过角色不分场合发表的人生警句来实现，有时是直接转换表现手法——从电影画面的叙述直接杀向新闻发布会式的场景介绍+对白。（片头的离婚大典和临近结尾的人生告别会最是经典）。这样的表现方式有些像电视栏目或肥皂剧形式靠拢的意思，当然绝对不是等同。因为片子的场景变化还是想走标准电影模式的，并且镜头处理和切换虽然粗糙也还熟练。除了时机的选择由心导引缺乏逻辑外，所呈现的场景和画面还是赏心悦目的。另一方面，片中核心的道白选的多是民间已流传的诗歌段落和流行短信，甚至与片中剧情发展并不统一（当然也不与之远离）。如此凸显出影片的流行元素和带有解构色彩的后现代精神，从而竟使人们感觉影片呈现出的是一种诡异的协调感。

很显然，叙事态度是一种艺术理想的选择，同时也是对生活的认知，叙事方式体现着作者的文化假定和价值标准。在《非诚勿扰Ⅱ》中我们可以直接扑捉到作品的后现代性：这就是反整体性、取缔完整的叙事，强调解构、断裂与混搭。

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以往的文化都是一种“元叙事”，从理性的或人性中生发出来，构成一个整体观念。但这已不能传达这个世界的真实。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世界普遍逻辑的元话语已经失效。^[2]在后现代的艺术或生活平台上，作品反对一切形式的一体化企图，它采取异质标准，而是主张不同的范式并行不悖，成为断裂文化的代表。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也成为那种在不定型中散布着无意义的符号链。人的生存心态是浮躁的，这种认知导致艺术家不再讲究对称、和谐与整体法则，而是刻意追求所谓幽默与反叛，成为解构崇高，嘲笑真诚的无序象征。公众艺术、也失去了理性整体的光辉，而变成一种走向个人精神意志的产物。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非诚勿扰Ⅱ》的影像有着后现代“年轻”的动荡趣味，在叙事设计上有着解构经典戏剧性叙事的反叛，也有着与时尚关联的唯美追求；有着冯小刚构筑的远离现实的奢糜感，也有印着王朔标识的文学忧伤；《If You Are The One II》如同它的英文片名一样，在这部作品中隐藏着一个古老的母题。但是它利用了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消费的诸多新的素材。这种关联就是影片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协调感的基因所在。

米兰昆德拉曾毫不含糊的表示：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从来就是我的雄心，而且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雄心。他无疑在提醒社会警惕：艺术形式本身所包含的社会道德内容。这也是我们讨论《非诚勿扰Ⅱ》叙事逻辑的另一重意义。

二、自恋与忏悔

罗兰·巴特认为，恋人之间的话语和自白，摊在阳光下，尽管不堪入耳，但却是他们俩情爱保证的信物。《恋人絮语》的叙述，于是乎充满了一种暧昧和不可捉摸，作者甚至因此而著作中虚拟出了一个热恋中的“我”：一个没有性别，没有年代，没有国籍，没有种族，也没有“思想”和“本质”而充满着自怜自恋情结的角色。

这种自怜自恋的话语，在《非诚勿扰Ⅱ》同样随处可见。《非诚勿扰Ⅱ》太像是编导真诚地写给自己的日记，在这部奢糜而凄婉的影片中，植入广告之外，一切都是铺垫，鲜活的只是两个终于混出来的自命不凡的老男人。影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两个男人的自恋与忏悔。他们都颇有些经历，都在寻找精神的归宿。怎么样才算好好活？（秦奋）如何与众不同的死？（李香山）影片一反编导惯用的批判基

调,通过三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情节设计,以一种催人泪下的忏悔,和语重心长的告白,并佐之精彩对白的非逻辑叙述,凸显了两人对自我和人生思考的林林总总。

黯淡了爱情的戏份,抛弃了经典结构,影片的全部重头放在通过表现契合编导价值思考设定的三大事件,并借此来完成对爱情与死亡讨论。“爱与死”这是一个非常灿烂和严肃的母题,但影片中无法掩饰的技术草率与情感轻浮却产生了暗讽的后现代意味。感慨往往显得轻飘,缺乏可靠地逻辑前提。思路如此游移不定,表白如此匆忙急切。厌倦了城市的冗乱,经历过红尘中的起伏,也许他们当真忏悔,当真了悟:人生是一种修行。但无法摆脱的自以为是和嬉笑不正经的习惯,以至于深刻也变成了做作,真情也显得油滑。就像在飞驰旋转的唱盘上,即使修好了唱针,可华彩乐段的时间也早已逝去。

在传统的电影观念中,影像的意蕴应该是追求的目标,在更早的古希腊的艺术原则中,“沉思”甚至是一种“德行”。但在当下,在《非诚勿扰Ⅱ》这部商业影片中,思想与说教的结合却产生了别种意味。片里片外一种虚妄的满足,如菌群一样暗中滋生。感伤与感慨这类靡软的情愫,听起来看上去都叫人忘乎所以。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懦弱独好的迷幻剂吧。难怪人们要怀疑编导的真诚。

应该说这部片子是写给中年人看的,尤其是有些成功感的中年人。也许《非诚勿扰》系列本就是玩玩的产物,没人会认真。但这是一部上映的电影,那也必须有被严肃对待的一面。正如明眼人看出《非诚勿扰Ⅱ》嘲讽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人们也不难感觉到《非诚勿扰Ⅱ》也有一种情感投机的意味。“散买卖,不散交情”,“婚姻怎么选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这些广为传扬的话语,应和了中年人半生奔波的沧桑的当下人的生存倦怠感。事实上很容易发现,影片揭示了婚姻的矛盾与情感的危机,然而它选择的是一种轻浮的哗众取宠的放任,其中就包括让川川朗诵的处理,和无聊而有商业价值的结尾。至于试婚问题,这类并不新鲜的概念,也是流行时尚中别人玩剩下的东西。这一切真的很有意思么?从影视片段来看,最有点意思的是人生告别会。集王朔特有的表达和孙红雷职业的表演于一体,在唤起一大批中年成功者的共鸣的同时,给年轻的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提醒。当然也彰显了编导的价值尺度。这里原本隐含着太多可推动影片提升的要素:将死之人其言也善,面对死亡一切暗淡无光,众多明星大腕的到场……但编导太过珍视自己的感悟,太过沉浸于自怜自伤,使他忘记了使用影像的感染力,话语与影像的严重失衡,更像是在导演一档展示个人风采的电视栏目。

最具隐喻的是影片结尾,如此的收尾方式恰恰制造了一个反讽结局。隐遁于大海之中的一艘普通的船上,只承载了两个老男人。李香山的投海与秦奋的黯然神伤。导演也许想使影片产生些动人的力量,并达到让人回味深思的目的。稍有遗憾的是,影片对形成这股“力量”的由来铺垫太弱,解说过分直白,真正的人文关怀还真不是忏悔过,投了海,加上胡德夫的歌,仓央嘉措的诗就可以完成的。

绝对不要怀疑《非诚勿扰Ⅱ》对白的精彩和时尚,这构成了片子的几乎全部的价值。导演几乎在挥霍编剧的才华,也许由有太多的忏悔要对你说,于是不择情景,不择角色,以原生态的王朔口吻的对白和解说弥漫在整部影片中。人生果真是如此简单?语言如何承载生命之重?什么都无所谓,是否表示豁达圆满?现实中的无奈和电影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觉得假,觉得作,觉得不真实。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变幻,每个人的心底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回荡:责任与真诚才是真正的前提。尽管人们知行还不能做到统一,但至少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做人如此,拍片也如此。在这样一部依靠对白和台词的电影里,编剧和导演把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知水准暴露无遗。过往的成功记录表明他们也许很适合去批判一些东西,讽刺某种现象,然而真不适合来大发感慨,道德警醒,充当人生导师。至少冯小刚不合适。

与许多有电影追求和有情怀的导演不同,冯小刚对中国电影当下的商业模式把握是准确的。跟许多喜欢打开电视看电影的观众一样,中国有更多观众喜欢进电影院去看电视剧。《非诚勿扰Ⅱ》用旁白交代了很多事情,导演甚至完全忘记了观众的情绪是否还逗留在蹈海的悲伤里,就留下了一个轻浮结

尾扬长而去。这真是对观众期待诚意的极大不尊重。拿死亡作秀，玩濒死告别。但它还是获得了票房的成功，这不仅暴露了电影导演创作力的空洞，也提醒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人文化和思想生态环境的苍白。

我们不用去质疑这些想法是否值得，因为当今许多权威与冯小刚们已经掰弯了我们的价值观，好的未必是好的，不好的未必是不好的，正如这部电影，有的认为它情节散落，技术草率不是好电影，有的却要称赞它情怀满载、感人催泪，夹杂着人生感悟和岁月沧桑。我们应该理智思考的是：在这块祖先们曾创造过无数光辉灿烂文化的土地上，如何安放潘多拉的游魂。

三、结 语

恰如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是一本在普通读者中知名度很高的畅销书，《非诚勿扰Ⅱ》同样也是一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大众文化产品，不过，商业文化语境的喧嚣与浮躁，使得这部电影虽然在叙事方式、乃至叙事语调上都逼肖《恋人絮语》，但是却失去了执著的精神品格。诸如“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等台词，意味着《非诚勿扰Ⅱ》中的婚姻观念中，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富有诚意的耐心与等待。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引用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的关于“等待”的议论来结束全文，因为它清晰地界定了横亘于《非诚勿扰Ⅱ》与《恋人絮语》之间的巨大反差，也界定了中国爱情电影所应该具备的发展方向：

只有等待才会有爱情。爱情不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建立在一方缺失的等待之中。一方已经远离，他或她似乎又在眼前，无时不在的我与不在场的你总在遥遥相望，。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有权利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最古老的消遣方式。”

参考文献：

- [1]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53.
- [2][法]利奥塔德. 后现代状况[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176.